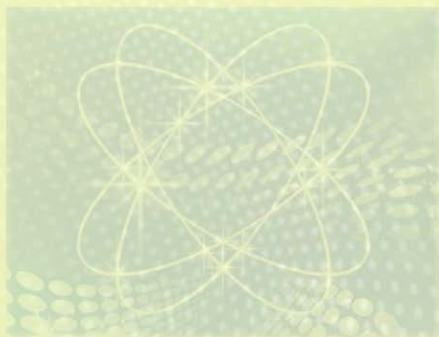


穿越死亡

强 荧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 庞国弘

责任校对 李带舅

穿 越 死 亡

强 茨 著

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邮政编码:530021)

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)

发行 广西区新华书店

印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4.625

字数 102 千字

版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219-03387-7/I·640

定价 5.80 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1993 年秋，我作为《新民晚报》特派记者，有幸参加中英联合探险队，徒步穿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征服了“死亡之海”。这是我 14 年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。

穿越 1500 公里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是我当记者以后的第三次探险。1986 年，我萌发了参加长江漂流的冲动，毅然奔向滚滚东流的长江。1990 年，我与 18 位日本探险者风餐露宿，骑摩托车西行 2500 公里。而在征服“死亡之海”之后的第二年，我还进入神农架寻找过野人。我一向信奉“生命只要好不要长”的人生原则。我是主动要求去探险的。这些出生入死的活动原本与我毫不相干。我只是认为，90 年代的青年记者，对艰险而有价值的采访生活不能麻木不仁。记得洛阳长江漂流队抵达胜利终点吴淞口时，天上正巧飞过一行大雁，把大写的“人”字高高地印在天空，给了我刻骨铭心的印象。

高尔基曾说过：“人在本质上是个体殉道者。”殉道，

就是献身真理。这话说得很好，但做起来并不容易，必须抛弃一切杂念和顾虑。我朝着这个目标努力。我亲身参与探险活动，并结合自己的体验把这些活动如实地报道出来，就是我的“殉道”方式。在探险中，在艰苦的大自然条件下，记者的职业责任心空前强烈。人已像“四不像”动物，疲惫不堪，还整天神经质地惦记着“发稿，发稿”！遇到危险时，我扔了许多东西，衣服、食品、鞋子、收录机……就是没把一厚叠分量很重的文稿扔掉。在食品和文稿面前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偏重后者。比如在沙漠探险，茫茫沙漠，缺水，少绿色，风暴四起，烈日炙烤的肌体中流淌的血也是沸腾的。风如刀，日似炉，一步一步好艰辛。每人每天2公升水，仅能维持生命需要。沙漠中温差极大，人备受煎熬。60天的沙漠探险，人瘦了11公斤，腰身从87厘米缩小到77厘米，超体力极限的行走，把身体的老本耗去许多。但我经常对自己说，别怨天尤人，一切都是自找的。别说你好苦，因为你是记者。从1994年9月至11月，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系列连载《“死亡之海”探险手记》共72篇，5万多字，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。

闯荡是一种探险，探险是一种苦难，苦难是一种财富，它比幸福更令人难以忘怀。今天，我在这里记下我探险历程中的一切，奉献给我的读者。我也愿把我回忆中的甜蜜让人们分享……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

漂流长江

- 追赶英雄
- 争夺首漂权
- 风萧萧兮易水寒
- 上船开漂
- 误入“死湖”
- 壮歌当泣
- 冲过通珈峡
- 第一次遇难
- 美国人退却了
- 征服虎跳峡
- 幸运之神
- 女漂流队员
- 落差 50 米的老君滩
- 英雄的骨灰随队漂流
- 我望着身边的洛阳勇士
- 不朽的业绩

征服“丝绸之路”

- 遥远的梦
- 穿越火焰山
- 风沙的挑战
- 戈壁情思
- 喀什的魅力
- 叶城遇险
- 泪洒和田
- 父亲与摩托车

穿越“死亡之海”

● 1993 年秋，我作为《新民晚报》特派记者，有幸参加了中英联合探险队，徒步穿越“死亡之海”。这是我 14 年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。这段经历像一场梦，长梦醒来的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“我终于活着走出了沙漠”……

寻找“野人”

- 有没有“野人”
- 拥抱元宝山

- 野人泉
- 野人崖
- 野人窝
- 蛛丝马迹
- 善良的“野人”
- 他被“野人”抓走了
- 有一个母“野人”
- 总有“相聚”的一天

漂流长江

1986年11月10日，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难忘的起点：我从采访震惊中外的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开始，鬼使神差地成为这一伟大行列中的“编外”队员，并从此开始我的探险生涯……

● 追赶英雄

我是从想写洛阳长江漂流队的事迹，而加入他们的队伍的。1986年11月8日，有朋友告知我，漂流队已到达江阴。一种冲动油然而生。我自小对勇士有一种莫名的崇敬，每次看完描写英雄好汉的电影出来，总有豪气万丈的感觉。我敬仰漂流队的勇士们。于是，我想尽快见到他们的愿望十分强烈。当晚便去买了张船票。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追上他们，和勇士们一起迎接最后的决战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赶到了江阴。好不容易拨通了电话，一个消息却使我傻了眼：“漂流队半小时前已出发去南

通！”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——追！

从江阴到南通这段路特别难走。一天一班的长途车已开走，而且江阴和南通一个在江南，一个在江北，中间横着一条长江。我想尽办法，好不容易在晚上7点赶到如皋的西来镇，但周围已是漆黑一片，公路上什么车也没有了。当地人告诉我，要明天早上才有班车去南通。可是，明天一早漂流队又要出发，我无论如何要在当晚赶到南通，否则就前功尽弃。

我发疯似地在周围找车，最后总算找到了一辆破旧的柴油三轮车。68公里的路程，车主开价45元。但当知道我是去采访漂流队时，他竟然只要10元。车主说：“我也是中国人，漂流队为中国人增光，你一定要把他们写出来。”

到达南通正是夜晚10点，我立即以全副精力投入采访，一个个房间跑，拖住一个个队员挖情况。直到凌晨2点，采访本记满了，我才发觉自己已两顿饭没吃，连住的地方也没有着落，只好在一块木板上和衣躺了3小时。

10日清晨去浏河，我坚决要求上船。队长王茂军勉强答应。这一天，风很大，潮水上涨很快，筏子划了两个多小时还在老地方。我和队员同甘共苦，早饭和午饭都是一个花样——几块饼干，以后几天也是这样。晚上，当地政府盛宴款待，可我一点也吃不下去，看到两位烈士的妻子，我想起遇难队员杨红林和张军等，这些美味佳肴本该他们也来享受的呀！

下面，我将先向读者朋友记叙一下我的这些“先驱”朋友们已经走过的那段险恶的路程。他们以大智大勇和血

肉之躯，开拓了我国现代探险史上一条豪歌悲壮的路。正是在这条路上，我逐步地成为一个探险家。我感到我的心从一开始就与他们一起从长江源头漂流而来……

● 争夺首漂权

《诗经·汉广》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”意思说江水源远流长，不可能用筏子渡过。可是，古人认定的禁区首先被漂流队的勇士们冲破了。10 余位年轻人用热血和生命的慷慨进击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奋勇进取的形象，展示了我们民族的阳刚之气。

曾几何时，人类向大自然挑战，把竞技比勇的场地转到了高山峡谷，激流险滩。尼罗河被征服了，亚马逊河被征服了，密西西比河被征服了，探险家们把目光转到了世界第三大河——长江！它全长 6300 公里，落差 5400 米，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长河，也是世界上唯一未被漂流过的大河。

9 年前，美国探险家肯·沃伦驾着他的“下次是哪条江”号船，在印度成功地漂流了恒河上游后，指着远处的喜马拉雅山对朋友说：“只有在山那边，伟大的长江没有被征服过！”他已决定下次是长江，他要摘取“最后的征服”这顶桂冠！沃伦与我国国家体育服务公司联系，愿出 80 万美金于 1986 年首漂长江。

“最后的征服”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完成？当时，有一个中国人挺身而出，那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教师尧茂书。当一项冒险体育活动被赋予爱国主义色彩，那么为之献身

就显得庄严伟大 尧茂书孤身一人（其弟尧茂江随行）开始了壮烈的漂流 然而，他壮志未酬，不幸在金沙江通珈峡遇难。

尧茂书以其血肉之躯首漂长江，对我们民族自尊心、自信心是个不小的震撼，在每个热血的中国人心头燃起了一团火。

“壮哉，尧茂书！”洛阳胶鞋厂青工郎保洛发出了心底深处的感叹。他找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王茂军等人。“哥儿们，怎么样，咱们也去漂长江，完成尧茂书未完成的事业！”

一言出口，如雷霆乍惊。几位伙伴振臂欢呼：“好啊！干！这才叫男子汉呢！”一张张平凡的脸发出了异样的光芒，一双双普通的眼睛燃烧着炽烈的火焰。经过几个月的悄悄奔走，“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”诞生了。

漂流队的成员是 8 条不怕死的硬汉：王茂军 郎保洛、雷建生、杨红林、张军、霍学义、孙志岭、李勤健 他们是一支完全自发组成的队伍，中间有工人、农民、教师、大学生，也有个体户。王茂军被推举为队长。这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大都在 30 岁左右。平时，他们普普通通，默默无闻，他们甚至不是党员，不是团员，有些人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，也有人失过足。但是，当事关国家民族荣誉的时候，他们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，将生死抛于脑后。他们要在与惊涛骇浪的搏斗中，磨练自己的意志，洗涤自己的灵魂。

● 风萧萧兮易水寒

为了筹集漂流队所需经费，他们拿出了自己的积蓄，又求亲告友，共凑了22232.80元。凑到了钱，还要有漂流工具。孙志岭和李勤健跑到上海请求橡胶制品四厂为他们赶制漂流船。

厂长一听要征服长江，二话没说，“你们要为国争光，我们义不容辞！”一星期后，船制成了，一算成本，近2万元！可队员只带了8千元，好！就收8千元！

眼看行期迫近，队员们到当地有关部门开证明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他们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就凭你们几个，能征服长江？别是去旅游吧？”

经过再三恳求，得到的仍是硬邦邦的几句话：“要开介绍信，可以，先要家属同意，签字，单位领导盖章，出了事我们不负责。”

“如果硬要去，就开除公职！”可怜8个队员只有一个队员的单位恩准了事假。但对不起，事假只有“10天”。事假单上写明：“10天不回来，就按奖惩条例办事。”

10天能漂流长江？言下之意，昭然若揭。

漂流队员不示弱，纷纷写了辞职书。杨红林、郎保洛则和单位订了合同，签字画押：“生死安危，概不要单位负责。”

这时，又传来美国肯·沃伦探险公司与中国联合组队，将于8月漂流长江的消息。

“一定要抢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!”伙伴们等不住了,不能让一张介绍信捆住手脚,没有“证明”照样干。

8名队员中,除郎保洛外,都是有家有子的人,有的妻子还正怀着孕,可他们顾不上这些了。队员张军给妻子留了张条,只有5个字:“我走了,张军。”另有一个纸包,包着许多把家里的钥匙、车间的钥匙、工具箱的钥匙,还有厂里的互组金清单。大有“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,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”的气魄。

漂流队员商定了一条铁的纪律,不准家属送行,特别是不让妻子们到车站去,他们怕儿女情长,英雄气短。

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!”1986年5月27日晨,吟咏着壮烈激昂的诗句,8个铮铮铁骨的洛阳男儿踏上了征程。艰难、困苦、危险、死亡和胜利在等待着他们……

● 上船开漂

绵亘千里的格拉丹东雪山,海拔5400多米,峭拔巍峨,令人仰止。金色的斜阳挂在半空,映照着那冰清玉洁的雪山神姿。

1986年6月17日,这块寂静偏远之地突然热闹起来。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,洛漂队的勇士们终于来到了长江的源头——格拉丹东雪山一侧的纳钦曲。为了到达这里,他们已经在杳无人迹的冰雪荒原上走了8天8夜。

“河源怒触风如刀,剪断朔云天更高。”望着唐朝诗人描绘的神奇瑰丽的景色,队员们陶醉了。

队员们欢呼雀跃，笑逐颜开。雷建生和郎保洛攀上了附近一座雪山，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面锈着“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”字样的旗帜插在了顶峰。在蓝天和白雪的映衬下，这两面旗帜红得耀眼。

“来啊！快来看！”杨红林和孙志岭突然召唤同伴，他们发现了尧茂书的遗迹！山坡的一块巨石上面有两行黄漆写下的大字：“四川西南交大尧茂书，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尧茂书。1985年6月20日。”巨石旁边有一顶草帽，还有两面因风吹日晒而褪了色的红旗，上面别着一枚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徽。

这便是这位勇敢的先行者的遇难处。大伙把洛漂队的旗帜插在一边，又摘下一顶毡帽，签上全体队员的名字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巨石旁。然后，从红旗上取下尧茂书留下的校徽，珍重地揣在怀里。杨红林用油漆写下了大家的心愿：“继承尧茂书遗志，踏着尧茂书足迹，完成尧茂书未竟的事业！”

“砰砰……砰！”队员整队鸣枪，向这位先行者致敬。他们庄严宣誓：“一定要实现漂流长江的壮举！”

6月18日下午6时，随着王茂军的一声大喝：“上船开漂！”历史性的长江漂流探险正式拉开了帷幕。

● 误入“死湖”

趁着满天星光，洛漂队一口气漂了10个小时，船出纳钦曲，就是一片宽阔的河谷平原。不料，他们误入了被尧茂书称作“死湖”的地方。

尧茂书一年前也曾误入此湖。他的日记里有文字记载：“7月2日，……时已黄昏 只好上岸到死湖山上寻找出口。返回时，见一熊正在我船上捣乱，将食品吃掉，将罐头乱扔，篷布、防浪篷被撕破。……”

这里沟汊密如丝，宛若迷宫。水道窄浅，漂流船动辄被搁在沙滩里，队员们只得跳到水里去拖船。

船拖不动。我们像纤夫那样将缆绳背在肩上，细细的缆绳勒进了肉里，拖了一小时，船才移出几米。虽说是六月盛夏，这里却奇寒无比，下水拖船的人不一会就冻得浑身乌青，手足麻木，连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都无疼痛感觉。

就这样差不多每隔10米就得下水拖船，队员们干脆把“沱沱河”戏称为“拖拖河”。

沱沱河沿岸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莽原。白唇鹿呆立于岸边，斑头雁啼声凄厉，黄羊、野驴成群地奔过。开漂的第三天，一只棕熊伫立岸边，好奇地凝视河上漂过的小舟，郎保洛一声声大喊，棕熊摸不着头脑，转身一蹦一蹦地跑了。

为了防备野兽的袭击，队员捡来牛粪干和棘藤，点起了篝火。为了驱散寒冷，他们一遍遍唱起了自己谱写的《洛漂队之歌》：

漂流队员，坚定信念，
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。
冰川雪雹，暗礁险滩，
昂起不屈的头，协力拼搏，
勇敢向前，向前……

6月24日，他们终于到达万里长江第一桥——沱沱

河大桥。6月29日进入800公里通天河。

通天河，藏胞叫它为珠曲，意思是通天河的水是奶牛的水，多么美好的名字啊！正是这滔滔的奶牛之水，滋润着中华大地；正是这奔腾不息的奶牛之水，养育着千古风流。

可是，温柔的长江到这儿变得粗野暴戾起来，江水浑浊，两岸荒山裸露出满目疮痍的肌肤，成群的大鹰飞旋于怪石峡谷之间。队员疲惫的脸上，已长满了胡须，但熬红的双眼，仍然射出炯炯的光。

天寒，每个队员只穿一件廉价的皮大衣，夜晚冻得直发抖；粮尽，花22元买来的两盆半青稞已吃完，方便面原来每人每天4包，后来3包、2包，现在连方便面也没有了。只有喝散发着死畜气味的河水。

饿得难受，队员刨开冰雪挖草根吃。几个人嘴唇都烂了，一觉醒来，上下唇粘在一起，张不开口。他们忍痛撕开嘴唇，把草根一点点塞进去。

大个子张军、霍学义饿昏了，往地上一躺，就几乎起不来了：“你们先走吧，我不行了。”队友搀扶起他们，艰难地继续往前……

无人区，14天，充满艰难困苦。这些堂堂男子汉哆嗦着，呻吟着，但没有一个人想回头。

7月12日早晨，队员发现对岸像晾衣服似的，一根绳子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小旗，那是藏民招魂避邪的神物。有人了！一位藏民骑马持枪冲至对岸的河边，他“阿罗阿罗”地向船上打招呼，听似英语“哈罗”，却是藏语“喂”的意思。

在无人区跋涉了 14 天之后总算又见到了人，队员们欣喜的心儿一阵狂跳。藏民请队员们到家里喝了热水，吃了香喷喷的糌粑。这顿并不太丰盛的晚餐，味道胜过山珍海味，成了队员们日后美好的回忆！

● 壮歌当泣

寒冷的夜晚，洛漂队员围坐在船上，清冷的月光勾勒出队员们的身影。他们同声唱着思念的歌：“日暮途且远，游子思故乡……”离家已快两个月了，不知妻子儿女的情况如何！

壮歌当泣，远望当归。翻开队员厚厚的日记本，满目皆思亲之情。

队员张春明离家时，妻子已怀孕 6 个月，不知现在身体如何？母子可平安？孩子生下后，该取个什么名字呢，“漂生”？“冲舟”？……还是叫“漂生”吧……

7 月 14 日，在险象环生的通天河段，杨红林迎来了女儿璇璇两周岁生日。这一天，他久久不能入睡，想到自己离开了甜蜜的家庭，不能陪伴女儿过生日，心中十分内疚。他托人给女儿带去珍贵的礼物：一串玛瑙小项链，两条藏胞献的洁白的哈达。同时，给妻子捎去了深情的问候……

张军在向源头进军时，度过了他的 35 周岁生日。此刻，他思念着 8 岁的女儿，她的学习成绩怎样？

唯独副队长雷建生一人坐在岸边想着心事。他心中有一个隐痛，由于感情不和，他和妻子已经离异 3 年了。想

起奔赴漂流前线时，妻子似有所悟，带着5岁的女儿醒醒回家，带来鱼干、果脯和300元钱。临上火车，她托人捎来一句话：“等你胜利凯旋日，便是你我破镜重圆时！”

妻子们何曾不想丈夫。

夜朦朦，望星空。

我在寻找一颗星，一颗星……

我望见了你呀，你可望见我……

这动情的歌，唱不尽妻子们发自内心的思念。

灯下，吴金芳在给丈夫写信：“张军，……金沙江十分险恶，要智取，不要硬拼。家中事、厂中事尽管放心。你是热血青年，当代勇士，我当妻子的，为有你这样的丈夫而自豪。”

8岁的女儿思念父亲，特地录了一盒磁带，她声声呼唤：“爸爸，您好！现在放暑假了，我学习成绩较好，都是90多分。我在家听妈妈的话。祝您安全漂完长江，到时我给您献上一朵大红花。”

7月14日，女儿两周岁生日之夜，窗外满天星光灿烂，张彩秀默默地唱着《望星空》，在灯光下给每个漂流队员绣了一方手帕，上面是“祝漂流成功”几个字，中间一个洛漂队队徽，下绣“红林妻赠”。

红林母亲亲手缝了9件背心，上绣“为国争光”4个大字，托人送给洛漂队。“游子身上衣，慈母手中情”呵。

漂流队走了，茂军的家成了队员家属的聚会中心。每一个有关漂流队的信息都在这儿集中。漂流队的每一个胜利，都会引起家属们无限的喜悦。队员遇挫的消息传来，